

模特儿和她的情人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I247.4
3056

宋振国 著

模特儿和她的情人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由之
封面设计 贾愚

模特儿和她的情人们

宋振国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902 1/36 印张:8/3插页:2 字数:50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5000

统一书号:10378·171 定价:0.60元

ISBN 7—5396—0012—8/1·13

第一章

引人注目的丽丽时装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就要开始了。

市工人文化宫艺术厅里，灯光闪烁，座无虚席。大厅中央长廊般的平台上，铺着色调华贵的猩红色地毯。早已架好摄像机的摄像师调试着镜头。来宾们有的低声谈论，有的默默地等待。

后台入场处的屏风帷幕被轻轻地撩开一角，露出一张端庄秀丽的面容，瞪着会说话的大眼睛往大厅里窥视着、寻找着……

她就是表演队里的佼佼者——使无数小伙子倾倒的陈露露。

片刻，露露失望地回到后台，她实在无法看清大厅里黑压压的人头和面孔。

她又来到大穿衣镜前检查自己的衣着和化妆。其实，露露根本没有化什么妆，只不过在腮上抹一点点胭脂，在唇边涂一点淡淡的口红，露露审视着自己，确实无须再挑剔了。露露的身材窈窕和貌美是有名的。一般姑娘总喜欢小伙子多看自己几眼。这倒不全是姑娘轻佻，而是姑娘本能的自尊和骄傲。女孩子为什么都要打扮，还不是为了美？还不是为了给人看？露露却不然，她经常被小伙子们贪

婪的目光盯得心中打颤，也被不少姑娘眼中冒火的嫉妒瞅得心慌意乱。所以，她不愿打扮，穿着随便，发式也很随便、简单。可是，她这一随便，更显得潇洒、纯真、高雅，使其他姑娘无从学起，无处模仿。

露露太美了，美得使小伙子们陶醉，崇拜。露露太庄重了，甚至使小伙子们不敢对她有邪念；露露虽说早到了被小伙子追求的年龄，恋爱史上却是个空白。

世上的姑娘被人爱，当然姑娘也爱人，难道露露心上没有人？自从公司招考进个小裁缝刘泉，露露平静的心被搅动了。

市里有个赫赫有名、年轻人特别喜欢光顾的丽丽时装公司，丽丽时装公司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小裁缝。小裁缝靠丽丽时装公司学成了手艺，丽丽时装公司又靠小裁缝赢得顾客的信任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，统治了时装市场。

姑娘们见面总喜欢谈服装。

“噢，你这件褂子刚做的？”

“你看怎样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准是小裁缝的手艺！”

有的还把小裁缝能给自己裁件衣服作为荣耀。

“哎，你看，小裁缝的这套衣服咋样？”

久而久之，姑娘们碰到好料子，总是顺口就说：“扯几尺，找小裁缝去！”

小裁缝代替了丽丽时装公司，丽丽时装公司就

是小裁缝。小裁缝的名气大，连小伙子们也有事无事地往他那儿跑。为什么？小裁缝那儿姑娘多，小伙子们当然要凑热闹……可是，大家光知道找小裁缝，喊小裁缝，小裁缝的尊姓大名却无人知晓。小裁缝哪来这么好的手艺，这里，另有一番奥妙——

小裁缝名叫刘泉，他的爸爸是个闷声不响的老裁缝。老裁缝为人厚道，干活也厚道，在服装公司单裁成批的工作服、劳保服。前几年，积劳成疾，拿剪子使裁刀的右胳膊突然神经麻痹不听使唤了。领导上关心老裁缝，叫他抓紧治，尽力疗养，争取早日恢复健康。老裁缝一面千恩万谢地感激领导关心，一面却慢吞吞地治疗，病情有了好转他也不明说，倒是乘机提出退休要求，让儿子顶替工作。领导没有理由不同意。换个年轻人干粗活也比老头子强，就这样，刘泉接替了老裁缝。

常言说，裁缝离不开剪刀，家里当然也少不了替人裁裁补补的帮忙，小刘泉也从小就在家爱摆弄大剪刀。老裁缝不想叫刘泉学裁缝，省吃省穿地想供养他念书，考大学，无奈，刘泉不但继承了老头儿憨厚踏实的品性，比老头儿还多那么点儿灵气。念小学的时候，糊风筝在全校屈指第一；上初中时喜欢帮助同学补衣服；读高中了，他无心攻读数理化，倒是经常研究《时装》杂志；高考落选了，刘泉也不在乎，也没有思想包袱，倒是每天满有兴致地逛商店，参观时装展览。有一次，他还闯了个小纰漏。那天，刘泉在马路上走，不由自主地跟上

了一个挺标致的姑娘。姑娘到商店，他也跟着进，姑娘走了，他跟着走，还上下左右细打量。姑娘心慌了，以为遇到了小流氓。不过，这个姑娘有心计，不动声色地把刘泉引进一个院子。刘泉几次想跟姑娘说上几句话，可心里扑腾扑腾地不敢先开口，正想找机会，却见姑娘进屋了，刘泉左右正为难，姑娘却喊出个警察来，他这才发现是治安派出所。当然，警察要盘问他：“你跟着人家姑娘干什么？”刘泉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我——是看她的衣裳好看，还——”当然，警察打电话找到时装公司的老裁缝了解证实后，才算了事。

为此，老裁缝才下定决心让刘泉学裁缝。

刘泉一上班，理所当然地先接替父亲的岗位，学裁工作服。不几天，小裁缝就比老裁缝还老练，十套二十套的，小裁缝准确、利落、整齐的一刀切。完成任务后，他却不再干，不图表扬，不想超产冒尖，却到前面门市部里，看另一位门市裁剪师傅老周接活，量衣……

随着社会思想的活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对服饰要求的提高，服装店增多了，服装店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，丽丽时装公司的老本生意也不稳定了。领导上决定举办丽丽时装公司产品展销会，同时，号召公司全体职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，设计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时装参加展销。

刘泉破例地请了四天调休假。第四天，他提前来公司上班了。不过，他倒不是来干活，而是来找

蹬缝纫机的女工陈露露。

刘泉什么时候认识露露的，就是露露把刘泉引到派出所那次。

自从那天露露知道了他是个一心一意入了迷学裁剪的自学者，见面也就朝他略带歉意的点点头。不久，露露见刘泉真来时装公司上班了，更觉得上次的戏弄有些过分；又见这小伙子上班干活不马虎，心想，这人今后肯定有出息，但也仅限于上下班时见面点头打招呼而已。

服装车间女工多，大部分又是姑娘，在刚刚上班还没开始操作的时候，嘻嘻哈哈，一边说笑，一边作准备，一个小伙子来找一个姑娘，当然怪显眼的。

然而，刘泉径直朝露露走去，尽管脚下的步子似乎不大平稳。

露露的女友薛雁正在抢露露手中的蛋饼吃，露露见刘泉过来，也没介意，以为小裁缝找别人有什么事，谁知，小裁缝在她面前站住了，用胆怯的目光看着她。露露明白这样的目光，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目光，有些男同学现在见到她，想说话搭讪或打算请她看一场电影，又怕说出后会遭到拒绝，就是这种目光。

“陈露露同志，我——想求你件事。”看得出，刘泉是鼓足勇气说出来的。

薛雁吃着蛋饼先乐了：“嘿，堂堂七尺男子，怎么说话象蚊子哼哼，嘻嘻，还一本正经，还带个

——同志。”

露露推了薛雁一把，不管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叫陈露露的，她知道这小裁缝是个实心眼的老实人，不能象对待那些可以嘲笑一通的荒唐的求爱者那样对待他，更何况，上次因为她，他已经被警察问得可怜……

“有什么事，说吧！”露露落落大方。但心中也有些不踏实，万一这个实心眼的小裁缝突然冒出她最难回答的话怎么办？

刘泉未开口脸先红了，甚至有些不敢正视露露：“我——想请您看样东西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露露心中一紧。

刘泉朝车间门口办公室一指：“请您跟我到哪边去看。”

“噢。”露露见女伴们抿嘴笑着，眼睛盯住自己，心里慌了，莫不是这个老实人也象有的求爱者，先送东西试探试探？

望着刘泉乞求的目光，露露生怕出什么岔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鼓起勇气先走了。

刘泉心慌意乱地紧跟着走了。

身后分明有低低的嘻笑声，他俩却没有一个敢回头。

刘泉赶到露露身边，很快把露露领到车间办公室样品台边。

样品台上摆着一件湖绿色的衣服。折叠得整整齐齐，由于颜色协调、鲜亮，在晨光的轻抚下，翠

雅得象一汪湖水……

露露虽然很喜欢这块料子，可心中早在叮咛自己：“千万不能收他的。”

刘泉的手颤抖着打开衣服，原来是一件样式新颖的连衣裙。

刘泉急切地问：“你看颜色好不好？”

露露由衷地回答：“好！”

“样式呢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我想请您先试一试，好不好？”刘泉的声音很低，象是没把握。

露露一听刘泉的话，心中怦怦乱跳，糟了！

阳光透过窗纱，照在露露的脸上，露露的脸红得象朵荷花，衣服不能收，但也不能太给刘泉难看呀，露露得想办法安慰他。

“在哪买的？”

“我做的。”

露露不由自主地望着刘泉：“样式呢？”

“我想的。”

露露心中一动，重又打量眼前的这位小裁缝：“布料呢？”

“我选的。”刘泉生怕露露不愿意试，重又解释说，“我也是刚学，试着做了两三套，不知道能不能选上参加公司举办的展销会。”

“噢——！”原来是这样，露露长嘘一口气，半天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。但心中又隐隐感到委屈。

哪个姑娘不乐意有小伙子崇拜自己？

望着这个没有电影演员英俊，却也眉清目秀，一脸纯朴的小裁缝，露露心中似乎有些嗔怪了。她望着刘泉的神态，惹得女伴们疑神疑鬼的。

“你怎么想到请我试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刘泉显然心慌了，“因为，——我觉得你象个公主，我设计连衣裙的时候就，按照你的身材来考虑，让你穿上，要象八十年代的公主，所以——我对衣肩吸取了西欧的宫廷样式，腰身又采取现代舞蹈演员的线条紧身，裙边又要体现你的性格，开朗、洒脱；而领口，既不能采取西方和港澳的裸露，也不能固执地发扬中国古代封建式的禁锢，就设计了这道既有起伏，又让人感到静雅，没有丝毫轻佻的荷叶边，所以——”刘泉望着露露直愣愣的眼睛，不敢说下去了。

已经听得凝神的露露竟着急了：“所以什么？”

刘泉也愣了愣，但仍然挺认真地说：“我想，你穿上这件连衣裙，应该象一朵欲放的莲花，或者说，是八十年代的公主。”

露露被小裁缝热忱的赞美和诚恳的态度感动了，忍不住甜滋滋地笑出了声：“你呀，想不到你脑子里还装着那么多古怪的东西。”

刘泉窘迫地问：“这衣服——”

“你们在研究什么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经理来到门口。

“新产品开发！”露露说着，一手拿起衣服，一手拉住刘泉的胳膊，“快走！”

刘泉有些轻飘飘地跟着露露来到一边的试衣室。

露露松开刘泉，迫不及待地来到穿衣镜前，先把连衣裙在自己身上比试着，当她用满意的目光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时候，这才发现刘泉也在全神贯注地望着自己，不由的脸一红，转身推了刘泉一把，嗔怪地说：“姑娘家试衣裳，你在这站着象什么？”

刘泉被问得张口结舌：“我……”

望着刘泉难为情的样子，露露也觉得是自己领他来的，有些错怪，忙又陪笑，带着歉意地说：“委屈你了，先在外间等一会。”

刘泉忙老实巴交地退到门口。

露露关上门，迫不及待地换上连衣裙。

刘泉在门外来回踱着步子，想推门看看，但又不敢，他发现走廊里有人窥视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薛雁她们在不时地探头张望，尔后又听见低低地嘻笑声，刘泉知道，这是那些女工们在探听他俩的“秘密”。心里又慌张起来，甚至有点儿想走开了。

突然，试衣室的门猛地拉开，露露狂舞般地冲出来，连蹦带跳地打着旋转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快看！”

随着叫声，薛雁她们也沉不住气了，一下子涌

出来，都和刘泉一样惊呆了。

多么协调的色彩，多么合适的尺寸，多么别致的式样，多么……

露露活脱脱的变成一位花仙子。

姑娘们围上去，争抢着你摸我扯。

“哎呀，真漂亮！”

“在哪买的，快说。”

“是不是刘泉偷偷送的？”

“快老实交待。”

露露含笑娇媚地说：“你们猜！”

薛雁不耐烦了：“不猜，快说。”

露露故意又慢吞吞地自我欣赏一番，自豪地说：“咱们丽丽时装公司最新产品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谁设计的？”

“谁做的？”

“展销会上准第一。”

薛雁生气地推了露露一把：“卖什么关子，说呀！”

“对呀，快说，咱们自己先来一件再说。”

露露向已经被大伙忘掉，正在一边自我陶醉的刘泉一咧嘴：“喏，小裁缝！”

“小裁缝！”

“小裁缝！求求你。”

姑娘们围住了刘泉……

就这样，大家开始叫起小裁缝来。

露露实在不愿脱下这件裙子，当然，刘泉也打心眼里想让露露穿在身上。

露露穿着这件连衣裙特意走在闹市上。她步履轻巧，故意在各种羡慕、惊奇、嫉妒的目光中炫耀。她不怕麻烦，热情地应酬着和她先打招呼的同学，熟人，女友。

“露露，哪来的这件衣服，真美！”

“露露，这是什么式，在哪儿买的？”

是啊，这裙子叫什么式呢，总得有个名字，露露一时想不起来，信口答道，“这叫刘泉式。”

“好，流泉，流动的泉水，你穿上，简直象流动的泉水中的荷花！”

“露露，帮帮忙，给咱搞一件。”

露露惬意地回答了多次，“这是我们丽丽时装公司最新产品，本月二十号开展销会，二十号，别错过机会。”

“露露，你是不是谈朋友了？”

“露露，你穿上这衣服太漂亮了，可要当心呐！”

听到这些话，露露才发现，自己成了不表演的宣传时装的模特儿，为啥这样，她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毫无疑问，丽丽时装公司的展销会轰动了全市，最热门，最时髦的是“流泉”式连衣裙，不仅小裁缝加班加点赶制的几十件“流泉”式连衣裙全部售光，还预定了上百件。

“师傅，我来找小裁缝！”

“露露，给咱找小裁缝说个情……”

“经理同志，我们能不能见见设计师小裁缝？”

找小裁缝的人应接不暇，经理脑子一动，把小裁缝从车间调到门市部，专门接待登门定做时装的顾客。

小裁缝出名了，打心眼里感谢露露。

露露的美也出名了、照相馆、理发店、皮鞋店、雨伞厂等等，等等，有的请她拍照片，有的请她拍电视广告，露露虽然有些烦，可心中又有说不出的快乐，那就是说，人们都承认她美。她没有忘记，她的美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那件湖绿色的连衣裙。她心中开始有了小裁缝。

她妈妈——一个教了二十多年小学三年级语文的教师，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了。

“露露，你整天小裁缝长，小裁缝短，小裁缝的手巧，小裁缝做的衣裳畅销，老实给妈说，你是不是看上了小裁缝？”

“妈，你都说些什么呀，人家小裁缝为公司出了大力，我们现在奖金高都亏他，可我，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过呀！”

“哼，女儿做事还想瞒过妈，你这件连衣裙，是不是小缝裁送给你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糟了，露露哇露露，你真粗心，穿了半个多月了，竟忘了这衣服还是小缝裁给自己

的。露露暗自责备自己。

“女孩儿家，可不能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，你要是真心喜欢他，而他又实心对待你，那就另当别论，要不——

“妈，别说了，”露露着急地打断妈，“怪女儿粗心，忘了给钱，我这就去结清。”

露露说完，一推饭碗，不吃了，心急火燎地走了。妈想拦，没有拦住。……

露露心中委屈，东盘西问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小裁缝家。

没敲门，露露先问自己。

“露露，你心里是不是喜欢上小裁缝了？”

“喜欢。”回答直率干脆。

“喜欢他什么呢？”

“心灵，手巧。”这是公认的。

“露露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”

“喜欢和看上是两码事。”答复也相当清醒。

先把债还掉再说，这是结论。

还没敲门，门开了，探出头来的是老裁缝。

老裁缝戴个老花镜，不知是多喝了两杯酒，还是胳膊没完全好，他扶着门边又回头说：“老婆子，儿子着了魔了，忙了半天不知道饿，把菜放锅里热着。”

老裁缝说完，也没等老伴回答就往外走，抬头看到个人影站在门口，差点吓得跌一跤。天晚了，路灯远，老裁缝怎么也看不清面前的人影，两手哆

嗦着摘下拴线绳的老花镜，看来看去更模糊。

“同志，你——找谁？”

“小裁缝，不，刘泉家是在这儿吗？”

“对对对，”老裁缝一听是个小姑娘脆生生的声音，才敢放心地往跟前再瞧瞧，“刘泉是我儿子，我是他爸爸老裁缝。如今，人家都叫他小裁缝。”

“噢，大伯，他在家吗？”

“在在在，”老裁缝说着忙改口，“姑娘，你是来裁衣服的吧？他今天忙得很，晚饭还没吃，你是不是委屈点，等明个——”

“大伯，我不是找他裁衣，是想找他问句话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老裁缝想把露露往屋里让，但又觉得不放心。

“姑娘，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刘泉的同事，都在一个公司工作。”

“你叫——”

“我叫陈露露。”

“噢！你妈呢？”

“我妈叫陈琪。”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我爸——革命到底啦！”

“革命到底？”

“开过追悼会了。”

“你家还有——”

“我家还有睡觉的床，吃饭的锅！”露露简直生气了。